

## 第二十六章 一次長談

傳染科主任、護理部主任、值班醫生再次從隔離病房走出來，他們脫下大口罩，不用片言隻語，一切都已明明白白地寫在他們臉上。

羅米慘烈地尖叫起來，不顧一切地向走廊的窗口撲去，她要跳樓。。。被姐姐羅達和容定拼命拉住。羅米回過身子朝容定懷裡撞去，大聲叫道：“我不要活了，都是你害了他，明明大病，你瞎說是小毛小病，。。。你待孩子這麼凶，孩子生病都不敢講。。。都是你耽誤了。。。你賠我兒子。。。”

羅米一遍一遍聲嘶力竭地重複喊叫，直到嗓子發啞，直到精疲力盡，被姐姐和護理部主任安頓在長凳上。

羅達請護理部主任打電話招來羅米的二姐羅以、四妹羅美、闍北堂榮牧師，四人一起好說歹勸，才把臉色青紫的羅米帶離仁濟醫院。

出葬前的幾天，羅米端詳容谷穿著新西裝的照片，整天茶飯不思，在流淚與憤怒交替發作中度過。她的臉龐迅速瘦削下去，眼睛顯得老大。流淚時，她覺得自己是一個無用的、不幸的、有罪的、可憐的渺小婦人，連親身兒子都照顧不了。憤怒時，她的眼睛冒火，一改長年累月以丈夫容定馬首是瞻的溫順姿態，厲聲責怪丈夫誤診容谷的病情，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劇。種種丈夫平時嚴厲對待孩子們的細節，都被羅米一而再、再而三地復述，和容谷去世結合起來，像子彈一樣射向容定。每次憤怒的發作都以羅米威脅不讓容谷在定好的日子下葬而達到高潮。

容定同樣沉浸在極度痛苦裡。他突然感受到自己作為父親對長子容谷的愛。平時對容谷的恨，隻是恨鐵不成鋼的恨，而不是恨之欲死的恨。突然降臨的長子死亡，使容定感

受到痛徹心扉的後悔。為什麼平時對容谷這麼凶，造成容谷不敢如實說出病情呢？為什麼自己不是醫生，卻自作聰明給容谷看病呢？妻子這樣折磨下去，容家還能延續二十年來的火爆興旺嗎？

為了讓羅米能好好靜養早日恢復常態，容定請羅米的二姐羅以暫時住在容家打理家務。另外，開北堂的榮牧師天天上門來訪。就這樣，在姐妹和牧師的開導下，羅米終於答應舉行容谷的葬禮，條件是：第一，孩子們的生活起居從此以後由羅米說了算；第二，取消孩子們在節假日的家庭補習，讓孩子們玩耍度過節假日；第三，一切家務事羅米有否決權。

容定不打折扣地接受了上述約法三章。

在菲露園萬國公墓出葬的那天，臉色紅潤的榮牧師念禱幾段經文後贊揚了容谷生前溫良謙讓的性格，穿著米色風衣的容定當著親友的面再次承諾遵守羅米提出的約法三章。羅米在姐妹的攙扶下出席葬禮，第一鏟泥土啪嗒落在容谷的棺木上時，羅米渾身抖動，暈倒在墓地。

葬禮後，羅米變得異常安靜，不再向容定吵鬧，卻繼續默默地承受喪子之痛的煎熬。生活裡的細節：開飯時候餐桌上少了一個家人；坐汽車時多了一個空位；換衣季節到來時，箱子裡多了一件絲棉長袍。。。觸景生情，時時刻刻提醒羅米，容谷已經不在這個屋檐底下。

對容谷的思念，使羅米如同深陷黑暗，既看不見外界，也不想看到外界。關心她的親友，特別是容定，對此十分擔憂，直到有一天，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如同閃電驅散了包裹她的黑暗。

那是一月底的一個晚上，冬末的細雨敲打著百頁窗，水珠沿著外牆的鐵皮水落管，滴滴嗒嗒地流入地面。直到凌晨，羅米遲遲不能入睡，腦子裡在想，這麼淒寒的晚上，兒子容谷躺在菲露園萬國公墓的墓地裡，連發聲叫冷都不能。。。

嘭，天空突然傳來一聲轟響，緊接著又傳來一連串轟響，震得臥室的窗戶直打顫。

“是打雷嗎？”容定被響聲驚醒，捻亮床頭櫃上的檯燈。

“冬天怎麼打雷？”羅米本能地反駁。轟響打斷了她對容谷的思念。

“你別起來，我出去看看。”容定披上睡袍，翻身起床，穿著皮拖鞋走向臥室的房門。沒等他轉門球，房門自動打開，三子容沐闖了進來。

“阿爸，姆媽，不是打雷，是開炮！”

三子容沐是孩子裡最活躍的一個，用父親容定的話來說就是一個“坐不住站不停的猴子精”。他正在育才中學念初中。深夜聽到轟響，他立即翻身起床，看看窗外的黑夜裡沒有打閃電，東北方向的夜空卻隱隱泛著紅光，立刻想起這些天學校裡傳聞的一些謠言。他打開收音機，聽了一分鐘，便沖向父母的臥室報警。

“東洋人在閩北開仗了！”

容沐邊說邊用手比劃，把聽到的傳聞口沫橫濺地說了一遍。

十天前，兩個日本和尚在閩北華界三友實業社毛巾廠門口敲鼓念經化緣，不知怎麼搞得，跟毛巾廠裡的中國青年發生爭鬥，其中一個日本和尚被打死。日本領事館要求中國上海市政府捉拿中國凶犯，取締中國民間反日團體。在此其間，有些日本年青人去三友毛巾廠報復，燒了毛巾廠，還有幾千日本人在文監師路（塘沽路）游行，要求日本海軍陸戰隊出面保護日僑。於是，日本領事館向中國政府提出更加嚴厲、更加有懲罰性的要求，限期到昨晚答復，否則就要動武。

所有這些傳聞斷斷續續已經在報刊、家裡流傳了好幾天。羅米因為心不在焉，一直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直到剛才她聽到日本人在“文監師路游行”，這不就在二姐和四妹家附近嗎？現在開炮也是那個方向嗎？

羅米跟著容定披衣下床，去聽收音機裡的最新消息。

容定要容沐先把收音機的頻道轉到工部局電台。該電台正在作緊急報導：

“據悉，日本領事館和軍方同上海中國政府的談判已經破裂。昨晚11時30分，日本海軍陸戰隊已經沿北四川路、靶子路（武進路）、虯江路、橫浜路佈防。工部局呼吁這片地區的居民盡快撤離到蘇州河以南地區，以免淪於戰火。。。”

“快，聽聽同盟社電台怎麼講，”羅米催促容沐轉台。這時，二子容諾、四子容穗、幼女容斐都已穿衣下床，齊來收聽。

同盟社電台是日語廣播，羅米邊聽邊向家人翻譯。同盟社電台也在做緊急廣播：

“。。。日本領事館呼吁日本僑民不要上街，不要走近閘北華界寶山路一帶。大日本飛機正從黃浦江上的‘能呂號’航空母艦起飛，轟炸閘北華界寶山路一帶的中國軍隊防線。。。”

“天哪，不是開炮！是飛機轟炸！”三子容沐大叫起來。

這時，所有的住家佣仆阿英、阿花、大廚阿三都爬起床來，跟主人一家聚集在一齊收聽收音機裡的廣播。

書房裡的電話鈴聲打斷了廣播聲。容定來到書房，拿起電話話筒。

“容律師嗎？對不起這麼早打電話給你，”電話那頭是商埠印書館的董事長張翰林。

“你聽到工部局的電台廣播了嗎？”

“剛聽過，我還聽了同盟社的廣播。”容定將羅米剛才翻譯的內容轉達給張翰林。聽到日本飛機正在轟炸閘北華界寶山路，張翰林久久發不出聲來。

“翰林公，現在著急也沒用。天一亮，我就去工部局，找英國人去閘北察看商埠印書館的安危，一有消息，我就會告訴你。”

容定聽到放下電話前張翰林嘆了口氣。

不一會，司機老樂比平時提前一小時趕到容家上班。他猜到今天東家老爺會有很多急事要辦。

容定登上汽車去工部局前，羅米把二姐和四妹家的地址交給容定，關照容定找英國人

順道察看一下那兩家的安危，隨後，她吩咐大廚：

“阿三，今天你去買兩擔米、二十斤咸魚、二十斤咸菜、二十斤咸肉。拉不動，雇車好了。”

“買這麼多咸貨？”大廚阿三驚訝地瞪大眼睛。他不但驚訝咸貨的數量，更驚訝太太像換了個人似的，變得跟大少爺去世前一樣正常。

“二姨媽、四姨媽兩家都要住在這裡。這個，你先拿著。”羅米把額外的菜金繳給阿三。“阿英、阿花，跟我去樓上箱子間拿被子。”

當天中午，利用工部局跟日本軍方談判達成一個疏散平民的數小時空擋，不僅是羅米的二姐（二姨媽）、四妹（四姨媽）兩家，還有羅米的大哥羅賚一家，以及容定的大姐（姐夫姓潘）一家，總共29人，為了躲避在虹口和閘北的戰火，統統來到容家居住。這樣一來，加上容家主仆9人，總共有38人在這棟三層樓房裡住下。

親戚們聚在一起，交流匆匆逃難時遭遇的損失。有的惋惜珍貴的家俱，有的肉疼新買的打字機和腳踏車，有的舍不得滿箱子的銅器瓷器，有的哀嘆嫁妝帶來的皮貨全扔了。但是，他們的抱怨都被容定帶來更慘的消息壓了下去。

“我坐英國人的汽車去寶山路跑了一趟，差點淋成落湯雞，我的皮鞋還是弄濕了，給我換雙拖鞋。”黃昏時，容定回到家裡，邊向羅米埋怨，邊向聚集在大客廳裡的八個平輩親戚打招呼。

“商埠印書館安好嗎？”羅米的大哥羅賚問。

“廠房燒了一間，東方圖書館挨了飛機炸彈，夷成平地，我這就去給張翰林打電話，告訴他這個壞消息。”容定拋下目瞪口呆的親戚，上樓去書房打電話。

東方圖書館是商埠印書館辦的對外圖書館，是中國最大的私人圖書館。來容家避難的四家親戚，其中三家有人在商埠印書館上班，東方圖書館被毀的消息，遠遠壓倒各家在匆忙逃難時損失私人財產所經歷的難受。

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容家天天招待幾十個親戚的吃喝拉撒，那些繁忙的生活細節成了最好的療傷藥，使羅米沒有閒暇哀悼容谷的去世，沒有心智空間回憶容谷在世的音容。每天三餐的時間、地點成了極大的挑戰：容家不乏財力供養這麼多親戚，但是大餐廳裡的12人座大餐桌在開飯時該給哪些人坐？坐不上大餐桌的人又該坐哪裡？有多少人需要早起上班上學提前早餐？傭仆們應該臨時漲多少工錢？還有，天氣正在轉暖，親戚逃難時來不及帶出換季的衣服，這麼多孩子的春裝怎麼著落？讓容諾、容沐、容穗、容斐把多余的衣服都借出來後，還缺多少衣服？這麼多人一周洗一次澡，如何錯開洗澡時間？。。。

中日在上海的這場軍事沖突三個月後經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Miles Wedderburn Lampson）調停才結束。最後一家親戚搬離容家打道回府時，羅米已經完全從喪子之痛的黑暗裡走了出來。

雖然藍浦生公使調停的結果是上海華界非軍事化：中國軍隊被迫撤離上海，公共租界的居民畢竟再也不會聽到四郊傳來扣人心弦的槍炮聲，畢竟還有英國人在維持大局，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塵埃落定的一天，容定作為上海律師公會會長接到上海國民黨市黨部的一封信，要求派員到律師公會演講，演講的內容沒有說明。容定一向沒有興趣跟官場打交道，但是猜想這次可能是南京國民政府要向上海華人法律界溝通中日軍事沖突後南京政府的國策調整，不少律師同行會有興趣去聽，便和陳則民、蔡倪培等律師公會的元老商定了一個日子，在律師公會大樓召開講座，接待市黨部派員來演講。

律師公會大樓座落在貝勒路572號（復興中路），是公會花了75700兩銀子在1926年建造的。同1912年上海律師公會剛成立時相比，律師公會會員的人數已經從一百多人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人，成員涵蓋留學英美、日本的律師，和近幾年從東吳、持志這兩家本土精英大學畢業的青年法律人士。

召開講座的那天，來了兩百多位會員律師，把公會大樓二樓的大會廳坐滿五成。

即使是白天，大會廳天花板上的100支光電燈依然開得通亮，讓人抬起頭來睜不開眼

睛。市黨部的代表，一個臉龐豐潤、鼻子和上唇之間留著短胡、扣緊呢質中山裝領子的中年人借助豐富的手勢，向聚精會神前來聽政府調整對日國策的律師聽眾們發揮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主題：

“各位律師，東亞的局勢正處於暫時穩定。這個穩定到底能持續多久？答案沒人知道。作為國人，包括在坐各位，該如何善用這個穩定時期？答案卻是明確的。那就是，加強國人和政府的團結。隻有加強這種團結，政府在下一次危機到來時才能有跟外邦周旋下去的最大底氣。”

黨部代表說到這裡停頓一下，從中山裝上衣口袋拿出一本黑皮封面的筆記本，打開看了一下，自我感覺良好地點點頭，繼續說：

“如何跟政府團結？對各位在座來說，最恰當的辦法就是以三民主義精神治理律師公會！。。。。”

“太棒了！”有一個叫胡邁的律師高喊一聲。大會廳裡其余律師卻都露出不快的神色。

黨部代表揮了一下筆記本繼續說：

“如何以三民主義治理律師公會？各位想不出來吧？這並不奇怪。上海租界已經存在八十多年，各位生於斯，長於斯，熟悉會審公廨，熟悉治外法權，卻對三民主義一竅不通，這並不奇怪。隻有聽我的主張，以三民主義治理律師公會才能馬上走上軌道。具體辦法是這樣的：第一，從現在開始，新會員加入律師公會時，必須向國旗黨旗鞠躬舉手宣誓，聲明擁護三民主義；第二，律師公會定期召開研究三民主義的講座；第三，由加入國民黨的律師會員組成執行委員會，監督律師公會內部的一切運作與三民主義相符，比如說這間大會廳的牆上怎麼沒掛國旗黨旗呢？。。。。”

“對不起，我要不禮貌地打斷一下，”陳則民站立起來。他跟大部分的聽眾一樣對市黨部代表的發言內容既大感意外，又大為反感。但是他在官場周旋久了，自信有一套對

付官僚的方法。他堆起笑容，用極其柔和的口氣說：“我們在座各位對市黨部先生的聲譽仰慕已久，都想趁今天這個難得的機會通過市黨部先生您的金口來聽聽民國政府最近最新的國策，所以請您。。。”

陳則民還沒有說完有些律師就噼噼啪啪地鼓掌。不知他們是歡迎市黨部代表開講對日國策，還是對陳則民的簡接改變演講主題的方式叫好。

黨部代表放下手裡的筆記本，似乎對陳則民的打斷頗感意外，說：“我剛才講的那些就是最新的國策。現在是三民主義訓政時期，以三民主義治理律師公會是國策在法律界的具體發揮，陳律師連這個都不明白嗎？”

律師聽眾們有的發出營營啾啾聲，有的向靠近走廊門口的地方挪動座位。

陳則民被如此搶白，臉上微微泛紅覺得有點下不了台，但是他沒有反擊，多年的官場經驗，使他養成永不撕破臉的定力，他向容定和蔡倪培投去求助的目光。容定一向不願跟官場多交流，另一位參與召開演講會的元老蔡倪培替整個演講會解了圍。他說：

“黨部代表先生，我們這個上海律師公會是1912年民國初建時在司法部注冊成立的中國第一個地方律師公會。律師公會內現在的一切運作遵照1927年7月司法部頒布的《律師章程》，特別是其中的《律師應守義務》作為准則，規範每一個律師的專業行為。當初建立律師公會的宗旨是為了提升中國法律人士的素質，為取消會審公廨、結束治外法權培養實力。您一定知道最後結束租界領事團的實際觀審權，就是在座的容會長佈置全體律師公會成員在租界領事觀審時不講外語，臨門一腳促成的。現在，黨部代表先生提出以三民主義治理律師公會，入會時要向國旗黨旗宣誓，擁護三民主義，這些行為並沒有寫在《律師章程》裡，更沒有記在《律師應守義務》裡，所以，黨部代表先生提出的那幾條並不具備同等法律效力。究竟應該怎麼做，我們上海律師公會需要經過認真討論，達成共識後，給市黨部予答復，好嗎？當然，我們在座的律師們仍然有極大興趣，聽黨部代表講完您準備講的內容，您請繼續。”

又有律師鼓掌，但是沒有上次那麼熱烈。

黨部代表的臉漲得比剛才陳則民的臉更紅，好比成熟的蕃茄。他干脆攤開筆記本，照本念起來。內容是如何研究三民主義雲雲。越來越多的律師聽眾悉悉索索朝門口挪動座位，然後悄悄地離開現場。黨部代表假裝什麼都沒看到，繼續照本宣讀。看到這個場面，容定不禁暗暗同情黨部代表：人在官場，身不由己。民國初年，孫文博士當臨時大總統時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裡明明白白地規定“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的干涉”，律師公會裡人人都知道這條約法，現在卻要參加審判的律師履行加入國民黨一般的手續來加入律師公會，這豈不是極大的干涉？容定甚至開始同情派遣他來演講的那個市黨部：不做功課，不顧效果，盲目佈置，應付上司。最後，容定以極大的努力忍住不瞌睡，聽完黨部代表的演講。

從律師公會回到家裡，女佣阿英告訴容定，太太下午帶少爺們和小姐去闍北教堂替榮牧師慶祝生日，不知什麼時候回來晚餐，如果老爺肚子餓了，自己先用晚餐。容定舉棋不定要大廚阿三為自己先單獨開飯，還是等羅米一家子回來後一齊晚餐，正在這時剛剛在律師公會分手的陳則民打來電話，告知日本長崎的鬆崗庭少爺美國留學畢業了，現在來到上海工作，今晚請陳則民夫婦和容定夫婦晚餐，不知能否賞光。

這個意外到來的餐飲邀請解決了容定該不該自己先吃飯的煩惱。碰巧的是，妻子羅米不在家，容定可以單獨去赴約，不用帶著羅米一齊去，以免造成看到比容谷大不了幾歲的鬆崗庭少爺，觸景生情，可能又要鉤起羅米的喪子之痛。

容定沒換衣服，便欣然赴約。

鬆崗庭少爺在文廟路的“新月”飯店請容定和陳則民夫婦晚餐。這是一家座落在日本僑民眾多的虹口地區的日式餐館。

挽著高發結、穿著織錦緞和服的中年女招待穿過很多鋪腥紅氈毯的矮榻，帶客人們走進鬆崗君訂下的包房。

幾年不見的鬆崗庭已經從一個來容家學西方禮儀的白淨少年，成長為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青年紳士，隻有那對秀長眉毛下單眼皮的眼睛，依然明亮而不逼人。他帶著新婚妻子來赴飯局。

女招待端上綠茶末泡茶。容定向鬆崗庭說明羅米不能來赴約的理由，鬆崗庭表示這是自己辦事不周，沒有提前邀請，實在是因為剛剛開始上班，難以控制時間，還望長輩們見諒。

“那麼，鬆崗少爺現在上海什麼地方上班呢？”容定問。

“聯合新聞社當記者。”

鬆崗像出門很久剛回家的游子稟報長輩一樣，告訴容陳兩位自己上次離開上海後的經歷。鬆崗先到美國西海岸的伯克利加州大學念了一個學期，當時在西海岸發生排日事件，為了避開不友好的社區，他又去了東部的耶魯大學，師從阿斌·費舍教授專攻經濟學，畢業後到日本東京大學當了一年法學部助教兼《朝日新聞》英文通訊員，後來在以秘書身份出席國際學術交流會議上結識了聯合新聞社的總管古野先生，那時聯合新聞社正在物色一個有英文、中文能力能夠在上海同第三國人士溝通的人才，因此古野聘請鬆崗為聯合通訊社駐上海支局局長，圓了鬆崗從小想當新聞記者的夢。

“所以鬆崗少爺最後還是沒有回長崎經營家裡的紗廠，令尊一定有點失望。”

“我沒有讓父親完全失望，我娶了父親替我相中的本家表妹為妻，照中國人的話來說，功過相等了。”

“是功大於過。”陳則民夸獎地說。

三位男士交談的時候，鬆崗和陳則民的日本太太都沒有插嘴，隻是不停地微笑點首。容定拿不准鬆崗太太能否聽懂中文，但是即便聽不懂，她的頻頻微笑點首也使人感到很窩心。

女招待端來四瓶日本“正宗”和五隻“壺燒”。“正宗”是日本黃酒，味道酷似容

定家鄉的紹興酒。“壺燒”是一種大海螺，螺殼上有很多刺，修剪後可以像一隻鼎一樣平放在桌上。螺肉先被掏出、切碎、燙熟，拌上醬油等調味品再重新塞入螺殼，用螺殼作為盛器，端上桌讓客人享用。因為螺殼的型狀像一把壺，所以這道菜叫做“壺燒”。

兩位日本太太替丈夫斟酒，容定以茶代酒，大家都用牙籤從“壺燒”挑出螺肉，一口酒（茶）一口螺肉，漸漸挑空螺殼。

吃完“壺燒”後，女招待端來沸騰的日式“菊花火鍋”。干菊花、枸杞、鱸魚片、各色蔬菜相繼在滾燙的雞湯裡浸泡後送入賓主的腸胃，太太們不停地調配各種醬料，放到男士們面前的各種小碟子裡。

咀嚼、夾菜、敬酒、喝湯的間隙之中，賓主們交流了鬆崗不在上海的那些年發生在公共租界的那些事。吃完晚餐上水果時，話題轉到了那場造成四戶親戚到容定家避難三個月之久的閩北中日軍事沖突。

鬆崗對這場沖突的態度跟主流日本僑民的態度明顯不同。他說：

“日本有技術，中國有資源，兩個國家隔得這麼近，有互補互利的先天條件。可是，接二連三地發生‘滿洲事變’和‘上海事變’這些非常令人遺憾的事件，給中國帶來痛苦，給日本帶來危險。我曾經在日本《外交時報》上發表文章引用日美政府對於‘滿洲事變’的交涉材料，目的是要讓日本讀者警覺日中關係緊張已經造成日美關係緊張，從而促成日本社會反省，用粗暴的力量，無助於建設性地解決問題。痛心的是日本社會醉心於軍部的狂妄夢想，又出現‘上海事變’，使原來對日本抱友好態度的英法政府轉變政策，跟美國政府採取相同立場。我的觀察是，日本現在的走向跟美英的立場背道而馳，有跟英美發生正面沖突的危險，對此日本社會卻沒有做好思想準備。”

鬆崗說上面這些話的時候，始終保持微笑，聲音和手勢上表現出談話的真誠但沒有過激的沖動。

“像鬆崗少爺這樣想法合情合理的人多一些，中日關係就不會像今天這麼糟。”陳則

民說。

“我是當新聞記者的，雖然像我這樣想法的日本人目前並不多，我要利用新聞報導，激發讀者的理智，讓更多的日本人醒過來。而且我覺得您們。。。”，鬆崗說到這裡欲言又止，吞了一瓣太太替他剝去皮的橘子。

“我們怎麼啦？”陳則民問。

“我覺得兩位前輩可以在這方面幫我一個忙。”鬆崗等妻子用白手巾替自己擦淨嘴角流出的橘汁後說。

“幫什麼忙？”容定問。他突然感到鬆崗今天請吃晚飯不是單純為了敘舊。

“您們有沒有聽說過亞太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the Asia-Pacific Relations）這個團體？”

“報上偶耳見過。”

“這是一家民間國際學術交流團體，專門研究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課題，研究基金來自美國幾家大財團，理事長是洛克菲勒財團董事杰羅姆·格林（Jerome Green）先生。亞太國際學會年年在十三個有分會的國家，包括日本和中國，輪流召開學術交流會議，今年計劃在中國上海舉行，地點就在南京路上的國際俱樂部（International Recreational Club）。可是由於中日之間那場糟糕的閩北軍事沖突，中國分會提出要麼無限期推遲年會，要麼排除日本代表出席年會，這樣就把一些準備在年會上發表跟日本軍部相反意見的論文，包括晚輩的論文在內，一起擋在門外。理事長格林先生正在上海調停，希望能找到一個折衷方案，讓學術交流如期舉行。中國方面雖然有所鬆動，對召開正式全體會議，仍持反對態度。晚輩覺得，如果兩位前輩願意的話，倒是可以出手幫助一下，打破這個僵局。”

“鬆崗少爺，你的話我們聽懂一半，還有一半沒有聽懂，我們怎麼幫助打破這個僵局？”陳則民問。

“兩位前輩人脈寬廣，亞太國際學會中國分會的15位執行委員裡，想必有兩位的同學、同事、好友，如能私下跟他們溝通一下，僵局或許就能。。。 ” 鬆崗用手做了一個橫向抹平的動作。

“我並不清楚我認識哪些執行委員。 ” 容定說。

鬆崗不疾不慢地報出15位執行委員的名字。容定不知其中有多少人跟陳則民有來往，自己確實認識其中三人，他們是：執行委員會副委員長徐新六，他是浙江興業銀行總經理（容定是該銀行董事會首席法律顧問）；執行委員唐紹儀（容定的顧客）；執行委員丁文江（容定的前清同科進士）。但是，其餘12位執行委員裡不乏中國政府裡的當朝要員，使亞太國際學會是民間團體的說法，在容定心裡打了折扣。

陳則民表現出對參與此事有極大興趣。他向鬆崗少爺詳細詢問亞太國際會議的組織結構和鬆崗少爺想發表的那篇論文內容。容定在旁邊聽著，知道這個團體的領導機構是亞太理事會，下屬兩個委員會；另外，鬆崗少爺的論文十分反戰，明確指出“日本外交政策讓軍人取得發言權，表明日本社會盲目向極危險的方向轉化。國民若一步失足，即將滿盤皆輸。 ”

容定忽然有了主意，既堅守自己避免跟官場打交道的立場，又使鬆崗少爺的反戰論文有發表機會。他問：“目前中方反對的是召開全體會議嗎？ ”

“事情就僵在這個關節。 ” 鬆崗邊說邊捏食指關節。

“那麼為什麼不能降低一個級別，讓理事會召開一個邀請同樣人選參加的小組討論會？這樣一來，閣下的論文照樣可以發表，中國方面照樣守住抗議的立場。好比在外交上發生麻煩，從大使級降為代辦級，交道照樣打下去。 ”

“這個小組討論會可以叫做理事會懇談會， ” 陳則民錦上添花加了一筆。

“太棒了。我明天就向格林先生提這個建議，謝謝兩位前輩。 ” 鬆崗鄭重地站起來向兩位客人鞠躬致謝，心裡在想：姜是老的辣。

晚餐後回到家裡，容定把當天的種種經歷告訴羅米。

“定，你應該把這些事情記下來，讓將來的律師和我們的子孫知道租界的這些事情。”

DRAFT